序

夜空睁开了眼。

初夏的夜晚总是安静的，海上没有鸟儿，只有海浪不时地卷起，又无声无息的消失。

“妹啊嘞哟，见阿哥哟上了船。。。” 幽幽的传来纤细的女声，那渔歌婉转悠长，在海上久久不能消散。

四周是散落的浮木。

“哥呀哎呦，莫叫小妹白了头。。。”划桨声慢慢从雾中传来，未见船头，却见到隐隐的在雾中有一盏红灯。

浮木上或趴着，或靠着几个渔夫打扮的人。艰难的呼吸着，更多的是浮在水里的，或仰面，但更多的把头埋在水里。

他们再也无须呼吸了。

听到这渔歌，几个尚有些力气的渔民们抬起了头，紧盯着水雾之中的微光。或许此时他们心中都希望能够被人搭救，可这周遭漆黑一片，每个人心中都惴惴不安：“此时出现的船，又能的是什么好？“

不多时，一个有胆量的渔夫开口了: “妹子欸，哥们几个的船翻了，能不能搭把手，把哥几个载回去啊！”

渔歌停了。

小船缓缓从雾中浮现出来。那是一叶扁舟，小到不能再小的船舱里，隐隐然坐着一位女郎。这小船似乎随时都要被浪打翻，可船头的红灯笼却始终不灭。

小船在浮木板间慢慢穿梭，终于在中心停了下来。

“娘啊哎哟，儿莫今了不得还！“渔歌再次从船舱里传来，歌声越发凄凉悲怆，海面上慢慢显出些鱼鳞般的波纹。

那些或仰面，或覆面，沉在水里的，身上慢慢剥离出一层白蒙蒙的东西，像是鲇鱼的粘液。

“儿啊哟喂，来年枝头又发芽！“

那些粘白的东西，慢慢从那些尸体上飘进水里，又乘着海浪，像小船慢慢飘去。离得近的，便已经沿着船桨，爬到了船头的灯笼里去。

那些活着的人，看到这诡异的一幕，没有一个敢出声。

慢慢的，所有的那些都进入了那盏灯笼。

“弄潮儿欸，莫叫沧瀛不浩然！”那唱腔一转，俨然是一副责备的语气。

“你要看得，来年明珠挂满堂！”突然间，海面下隐隐然出现一个黑影，在水中盘旋。

霎时间有些个尸体身上又再次泛出那点点鳞光，那白色的粘液缓缓在水中挪动着，好想要逃离什么。

海底的那东西慢慢上浮，仅剩的几人慢慢能看清它的样子了。那是一条怪鱼，有那小船的几十倍长，长着四对鳍。

忽地一声巨响，那怪鱼破水而出，张开巨口将那些尸体尽数吞进肚里去。顿时周遭激起千层浪，将那几个渔夫推出去好远。

月从雾里面探出头来。

“妹啊嘞哟，见阿哥哟上了船。。。” 婉转的渔歌再此缠绵在夜空。那艘小舟在月光的照射下，缓缓消失在了海中。只留的剩下的船夫面面相觑。

第一章 铁龙

盛夏午后。

一个皮肤晒得黢黑的少年蹲在礁石上，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村子。午后的太阳最是毒辣，一滴汗珠从草帽之间渗出，滴在了沙滩上。

“欸！虎娃儿！你看啥子欸？”从海里钻出来一个打着挑瓜的孩子，手里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贝壳。“赶紧下来摸贝壳！这边有好多！”

那少年没有回头，依然紧紧盯着岸边，他好像没有在看村子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。

“哎，虎娃儿，我和你说话嘞，你莫听到？“那水里的孩子已经上了岸，捡起地上的衣服。

“哎呦，丹丹，跟你说了不要叫我虎娃儿！我叫李智远，叫我大名！”

“切，不晓得是哪个管我叫丹丹的。你在我这里，就是虎娃儿。”

少年咂咂嘴，没再说什么。

“呜————“ 远处传来一声刺耳的笛声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“李智远站起来，像村子里走去。

“莫斯啊？什么来了？“ 那孩子在后面一蹦一跳的跟着。

“你没听到？那是大京的铁龙！“

五年前，大京的官员来到了南乡，说是要把这里和山北连起来。

三年来，每个月十五，都有一条呼啸着的，冒着白烟的黑色铁龙来到村口，从上面黑压压的下来一片人，那铁龙只见下的，不见上的。听几个下来的人管这玩意叫火车。

“这哪是车啊，”李智远心里暗暗的想，他小时候和父亲给禁襄的那些大人们送过一回珠子，那街上的大人们坐的车，都是拿马牵着个木头盒子带俩轮子，上面绫罗绸缎，香烛宝玉，哪像这东西，黑漆漆的。

可话虽是这么说，但每每到了每月的十五，李智远总还是乐意到村口去看看。看看那些大京来的人们又带了些什么新鲜的玩意来。

李智远跑到村头，伸头向着远处的山头看着。

车门缓缓打开，从一个黑影慢慢从里面浮现。李智远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胖的人。只见那人缓缓从车门中挤出来，后面立马有几个人跟了出来。

这时，之前来村里的那个大京的官儿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赶到了那铁龙旁边。虽然李智远听不懂大京话，但从那个官儿的动作不难看出，来的这位要比他地位高出不少。

不一会，那个胖子挪动着身躯，来到了村子口。

“梁大人问你们，这村子里有谁家是挖明珠的？“那官员陪在这位梁大人身边，俨然是成了他的翻译。

村子门口本就聚集了些人，看到大京来了新人，又是这般怪异的景象，来围观的就更多了。

“梁大人问你们，“那官员清了清嗓子，再次说道，“你们这里有谁是下海，挖珍珠的？”他用那并不熟练的南乡话再次说到。

“虎娃儿，你家不就是。。。”还没等陈丹把话说完，李智远赶紧把她的嘴给捂上了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隐隐然觉得来者不善。

“哎呀，杨大人，我们这好几年前就没有人采珠子了。”村里的老人说到”这两年托您的福，给我们修了这些个船，小伙子们都到远海捕鱼去了，哪还有人在海边上挖贝壳啊！“

这“杨大人”转过头去，和旁边的那位梁大人低声耳语了几句。梁大人脸上的赘肉，让人根本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
一晌时，梁大人扶起袖子，向杨大人的衙门慢慢的挪步而去。后面跟着的几个小侍从也赶紧碎步跟上。

看着他们慢慢远去的背影，李智远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。

等爹回来了，要赶紧和他讲。

第二章 爹

昏黄的油灯下，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正坐在竹席上，啪嗒啪嗒的抽着那一柄老烟枪。

“爹，”李智远推开了半掩着的门，“今天外面来了个官老爷。”

“哦？”男人深吸了一口，又慢慢突出一丝丝的青烟，“这有啥奇怪的，隔三岔五的不都有些个官老爷来么？”

“这回这个我觉着不太一样。”

“怎么个不一样法？”

李智远慢慢把白天的事情说了将给了他的父亲。起初他只是饶有兴致的听着，可直到他听到那梁大人在找采珠人，他顿时眉头一皱。

“爹，您说，这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啊？“ 听到李智远这么说，李启德拿起烟枪，在他头上敲了一下。

“哼，这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机会？你小子啊… “

“可您之前不是还带着我去给禁襄的大人们送过珠子吗，这回有什么不一样？“

“你呀，哎。。。这些东西，那哪是留给那些北人的。。。”自从二十年前，南国被西齐灭后，老李便很少提起之前的事情，对西齐的人，也总是以“北人”相称。

李智远看这话没法接着说了，便拱了拱手，转身准备离开。

“哎，虎娃儿！”李启德叫住了他这个儿子，从身上解下了腰间的一把匕首，丢给了他。

李智远一把接住匕首，抽出一看，拿匕首形状怪异得很，下粗上尖，比一般匕首也要短出不少。

“爹，这是。。。“李智远错愕的看着他的父亲，一时不知道他是作何用意。

“这刀子，你留到，你大哥心里头装得下事，小妹年纪还小，就留给你，日后遇上什么祸事，也好有个防备。”

李智远低头看着这把小刀，心里不禁觉得有些不服，但却也不好意思说的什么，只是唱个大喏，向老爹做个鬼脸，便从门口退了出去。

等到李智远迷迷糊糊的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辰时了。他眯着眼睛走出院子，却看见门口明晃晃的一团黄色把门给堵上了。他揉揉眼，才发现门口站着的，是昨天来的梁大人。旁边的杨大人点头哈腰，就快要缩的看不见了。

院子里，李启德正不紧不慢的喝着一杯茶。

“梁大人问，你就是这村里的采珠人？“杨大人提着嗓子开口了。

李启德慢慢的吹开杯子里的浮叶，小啜了一口茶，然后缓缓开口：

“这里没有什么采珠人，有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民罢了。“

“老李呀，我来这么些时间，也待你们不薄吧，你行行好，算我求你了，成么？”杨大人突然换了个语气，对李启德小声的说到。

“你们这些个北人，爷不伺候！”李启德把杯子往桌子上重重的一放。

梁大人虽然听不懂南国话，可还是看得出好歹的。见面前这个人面露凶气，便对身后的几个侍卫招呼道。他们或翻墙，或破门，霎时间刀光剑影，将整个前堂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李智远哪里见过这副阵仗，他赶紧找了个隐蔽的墙角猫了起来，向外面张望着。

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一声浑厚又不失礼貌的问候。

“杨先生，许久未见，不知今日登门拜访，是有何事啊？“

李智远听到声音，赶忙从墙角钻了出来。

“哥，你回来啦！“

第三章 李智高

顺着声音来的，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。和李智远不一样，他的哥哥要比他白净很多，即使戴着斗笠，也遮不住下面的俊俏容貌。

“杨先生，家父性子急，不知何处冲撞了先生，还请见谅。“话虽是对着杨大人说到，但李智远朝着梁大人的方向，深深的作了一揖。

李智远小心的绕过持刀载甲的侍卫们，走到了堂前。

“带着你弟先离开，“李启德低声对他大儿子命令道。

“杨先生，这里人多，又恰逢烈日，不是谈事之所。不如您且与我一道到茶馆一叙？” 李智高没有理会父亲的要求，继续说到。

见对方没有应答，李智高接着说：“杨先生不必担忧，杨公子今早刚刚上完了早读，现在正与神机部的先生学习奇术呢。在下的这些个学子里面，唯独属杨公子才思敏捷，又勤勉刻苦，真是难得的才子啊。”

杨大人正欲发话，只见梁大人举起一根粗大的手指，用着十分蹩脚的南国语说到：

“你，跟我走，皇帝要见你！”

李智高顿时冷了下来，盯着眼前的这个胖子，沉默不语。

听到“皇帝”这两个字，李启德紧紧的攥紧了手里的茶杯，眼看就要把它捏的粉碎。

李智高赶紧伸手扶住父亲的肩膀，“这位大人，方才还未问贵姓，多有得罪。”

很显然梁大人不想再纠缠下去了，只见他大手一挥，两名侍卫近前来，架起李启德就要走。可当他们正要抓起他的肩膀的时候，手竟然直接从他的身上穿了过去，一手撑到了桌子上。

“罢了，”李启德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“我便和你们去一趟吧，想来西齐的皇帝，也想学学我们南国人的诗书礼仪。”李启德说着，用眼睛死死的盯着眼前的梁大人。

说来奇怪，他看梁大人周遭有细细的水雾，却脸上却没有一滴汗。

“哼，又不过是那些北人的奇门遁甲罢了。”他向门口慢步踱去。

“爹，”一直站在房檐下的李智远开口喊道，眼里满是困惑和不甘。

李启德向他摆摆手，对李智高说到：“家里面弟弟妹妹，你记得照看着点，我不出两月就能回来。“

李启德径直从杨大人身上穿了过去，走到门口，对面前的那一摊肉说到：“走吧，梁大人。”这么近的位置，李启德已经隐隐然能闻到他身上的那股煤油味。

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李智远焦急的问道：“哥，这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要把爹给抓起来吧？“

李智高没有回头，只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笑道：“你傻呀，咱爹的那些个神通，那是那些个呆子北人能拿的住的？你可放心吧，估计八成就是哪个王爷想要咱们南乡的珍珠做簪子呢。”

“可。。。”李智远还想要说些什么，他抬起头，看着他的大哥望着远去逐渐变小的背影喃喃道“希望如此，但愿如此吧。。。”